四庫全書

史部

宋朝事實卷十四

宋 李攸 撰

科目

進士之舉惟本朝尤盛而沿革不一開寶六年因徐士廉伐鼓訴訟太祖御講武殿覆試原註講武殿即今崇政殿覆試自此始案此句疑有脱誤據文獻通考宋史選舉志命中書覆試已行之乾德中御殿命題重試則自開寶六年始賜詩自太平興國二年呂蒙正榜始分甲自太平

興國八年王世則榜始賜袍笏自大中祥符中姚曄榜始案文獻通考賜袍笏亦自呂蒙正榜始錫宴自呂蒙正榜始賜同出身自王世則榜始賜別科出身自咸平三年陳堯咨榜始唱名自雍熙二年梁灝榜始封彌謄錄覆考編排皆始于景德祥符之間案宋史選舉志淳化元年蘇易簡知貢舉糊名考校遂為例景德四年定親試進士條制試卷內臣收之付編排官去其卷首鄉貫狀別以字號第之付封彌官謄寫校勘用御書院印付考官定等畢復封彌送覆考官再定等編排官閱其同異未同者再考之如復不同即以相附近者為定取鄉貫狀字號合之即第其姓名差次并試卷以聞大中祥符八年始置謄錄院令封印官封試卷付之集書吏

錄本文獻通考謂糊名考校淳化已用之殿試景德復用之禮部此書以封彌與謄錄覆考編排並言始于景德祥符間似脫漏淳化糊名前事

蔡齊大中祥符八年舉進士第一真宗臨軒見其舉止端重顧謂宰相寇準曰得人矣特詔金吾給騶從使傳呼道上因以為例

開寶六年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放進士及諸科及第者凡三十八人下第進士徐士廉自陳屈抑即詔貢部以入等進士并終場經學人並親覆于殿廷內出未明求衣賦懸爵待士詩進士宋準等一百二十七人並放

及第昉所放退落者十人案文獻通考云昉取宋準等十一人上令籍下第人名見擇之并準等御試詩賦黜昉所取武濟川一人續取十六人附後共得進士二十六人又五經開元禮三禮三傳三史學究明法諸科共一百有一人恰合此書一百二十七人之數惟初取十一人與三十八人後黜一人與十人彼此多寡懸殊當是通考專言進士此書合諸科言之責授昉太常寺卿御試舉人自此始也案文獻通考云昉等皆坐責自茲殿試遂為常式又云是年雖別試而共為一榜至八年御試別為升降始有省試殿試之分省元狀元之別大中祥符元年貢士萬二千人真宗自擇太子少保晁迥知貢舉

仁宗慶歴二年詔罷殿試時臣僚言宋文獻通考宋史選舉志並作知制誥富弼言國家沿隋唐之制設進士科取采賢俊雖至公之道過于前代而得人之實或所未至葢自咸平景德後條約漸密然省試有三長殿試有三短省試主文者四五人皆兩制辭學之臣又選館閣官數人以助考校復有監守巡察糊名謄錄上下相警不能容毫釐之私一長也又引試凡三日詩賦可以見辭藝策論可以見才識四方之士得以盡其所蘊二長也又貢院凡兩月餘

日研究差次必窮功悉力然後奏號三長也殿試考校之官多不精慎一短也一日試詩賦論三題不能盡人之才二短也考校不過十日不暇研究差次三短也或云省試放榜則恩歸有司殿試唱第則恩出主上是忘取士之實而務收恩之名也歷代取士悉委有司獨後漢文吏課牋奏而上之端門亦未聞天子親試也至唐武后載初之年始有殿試此安足法哉往時未有糊名謄錄之制主文者尚可專取捨今既無以容其私則殿

試未見所長請自今南省放榜必恐恩歸有司則宜如天聖二年貢舉先令考定高下以混榜引于殿廷然後賜第則與殿試無異矣因降是詔案文獻通考載是篇大畧相同其末云遂詔罷殿試而議者多言其輕上恩隳故事旋復殿試如舊

韓忠獻公宋景文公同名試中選是時王德用帶平章事例當謝自謙空疎德用曰亦曾見程文誠空疎少年更宜學問二公大不堪景文至曰吾屬見一老衙官是納誨也後二公俱大名德用已卒忠獻謂景文曰王公

雖武人尚有前輩激勵成就後學之意

樂律

太祖乾德元年將有事于南郊翰林學士竇儼撰定樂章降神用高安皇帝行禮用隆安奠玉幣用嘉安奉俎用豐安酌獻飲福並用禧安亞獻終獻並用正安送神用高安之曲案宋史樂志載竇儼撰樂章在建隆元年此因乾德元年始南郊故繫年互異

治平二年禮官李育言開寶通禮載圜丘宗廟大樂令率二舞工人就位文舞陳于縣北武舞立于縣南令郊

廟文武二舞工六十八人方行禮時文舞既罷乃揞羽籥執干戚以為武舞竊惟天子親執珪幣以事天地祖考可謂極嚴恭矣而舞者紛然旁午縱橫于下進退取揞蹙迫如此非所以稱嚴恭之意也上曰自令郊廟二舞各用六十四人以備八佾自是二舞之數全矣

崇寧四年九月蔡京用魏漢津鑄九鼎作大晟樂時漢津取身為度之義以帝年二十四當四六之數取帝中指以為黃鍾之寸而生度量權衡以作樂漢津本剩員

兵士為范鎮虞候見其制作略取之而京又使劉昺緣飾之原註以上見楊氏編年　嘗攷劉昺大晟樂論云五季滅裂之餘樂音散亡周世宗觀樂懸問工人不能答乃命王朴審定制度其規模鄙陋聲音焦急非惟朴之學識不能造微葢焦急之音適與時應藝祖以其聲高近于哀思乃詔和峴減下一律仁宗朝詔李照與諸儒典治取京縣秬累尺成律審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為法乃下太常四律然太府尺乃隋尺也照知樂聲之高而無

法以下之乃取世俗之尺以為據是時樂工病其歌聲太濁乃私賂鑄工使減銅齊實下舊制三律然煦卒莫之辨于是議者紛然遂廢不用皇祐中命阮逸胡瑗參定詔天下知樂者亟以名聞逸瑗減下一律三年而樂成言者以其制不合于古鐘聲弇鬱震掉不和滋甚遂獨用之常祀朝會焉神考肇新憲度將作禮樂以文治功元豐中採楊傑之論驛召范鎮劉几與傑參議下王朴樂二律用仁宗所制編鐘稽攷古制是正闕失煥然

詳明復出前世焉然諸儒之議互有異同而其論不出于西漢雖粗能減定而其律皆本于王朴未有能超然自得以聖王為師者也魏漢津居西蜀師事李良授鼎樂之法良惟以黄帝后夔為法餘代皆有所去取皇祐中漢津與房庶以善樂被薦既至黍律已成阮逸始非其說漢津不得伸其所學後逸之樂不用乃退與漢津議指尺作書二篇叙述指法其書行于世漢津嘗陳其說于太常樂工憚改作皆不主其說逮崇寧初上以英

明濬哲之姿慨然遠覽將稽帝王之制而自成一代之治乃詔宰臣置僚屬令講議大政顧惟大樂之制訛謬殘闕甚矣太常以樂器敝壞遂擇諸家可用者琴瑟制度參差不同簫篴之屬樂工自備每大合樂聲韻淆雜而皆失之太高箏筑阮秦晉之樂也乃列于琴瑟之間熊羆案梁隋之制也乃設于宮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協譜樂工率農夫市賈遇祭祀朝會則追呼于阡陌閭閻之中教習無成懵不知音議樂之臣以樂

經散亡無所據依秦漢之後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乃博求異人而以漢津之名達于上焉高世之舉適契聖心乃請以聖上中指三節為三寸三三為九而黄鍾之律成焉漢津得之于師曰人君代天理物其所禀賦必與衆異然春秋未及則其寸不足春秋既壯則其寸有餘惟三八之數為人正得太蔟之律令請指之年適與時應天其興之乎前此以黍定律遷就其數曠歲月而不能决今得指法裁而為管尺律之定曽不崇朝其

聲中正平和清不至高濁不至下焦急之聲一朝頓革聞者無不懽忻調唱和氣油然而生焉越崇寧四年八月庚寅樂成詔罷舊樂賜新樂名曰大晟明年冬致祠于帝鼐殿有甘露自龍角鬣下降案崇寧四年鑄帝鼐九鼎成大觀間御製大晟樂記云明年冬備三獻九奏奉祠鼎鼐後有雙鶴來儀不言甘露降則此特畧之飾說也詔令樂府官屬排設宮架備三獻九奏以祇謝景貺曲再作有雙鶴迴旋于宮架之上後再習樂羣鶴屢至黃帝大合樂有玄鶴六舞于前蓋和聲上達而後鶴為之應傳曰

不見其形當察其影世之知音者鮮矣而羽物之祥可卜其聲和也葢聲音之和上繫人君之壽考下應化日之舒長焦急之聲固不可用于隆盛之世昔李照欲下其律乃曰異日聽吾樂當令人物舒長照之樂固未足以感動和氣如此然亦不可謂無其意矣自藝祖御極知樂之聲高歷一百五十餘年而後中正之聲乃定葢奕世修德和氣薫蒸一代之樂理若有待壽考舒長之應豈易量哉四年八月庚寅崇政殿奏新樂詔曰道形

而下先王體之協于度數播于聲詩其樂與天地同流雅頌不作久矣朕嗣承令緒荷天降康四海泰定年穀順成南至夜郎牂牁西踰積石青海罔不率俾禮樂之興百年于此然去聖逾遠遺聲復存迺者得隱逸之士于草茅之賤獲英莖之器于受命之邦適時之宜以身為度鑄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協于庭八音克諧茲祖宗積累之休上帝克相豈朕之德哉昔堯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異名今追千載而成一代之制

宜賜名曰大晟朕將薦郊廟享鬼神和萬邦與天下共之豈不美歟其舊樂勿用實錄不載詔旨亦不載本紀于辛卯日書賜新樂名大晟置府建官辛卯大理卿曹調少卿李孝稱中書舍人張閣許光凝各以本職進對上謂閣曰昨日新樂如何閣對曰昨日所按大晟樂非特八音克諧盡善盡美至于樂莫不皆應古制竊聞初按時已有翔鶴之瑞與簫韶九成鳳凰來儀亦何以異臣無知識聞此和聲但同鳥獸蹌舞而已閣因奏被旨

以古州等處納土差官奏告永昭永厚陵上曰古州是古牂牁夜郎之地閤對曰牂牁夜郎接連南陸最為荒遠所謂上仁所不化者今不緣征誅文告之頒舉國内屬非陛下文德誕敷何以致此今告功諸陵在天之靈亦當顧享次光凝奏云昨日按新樂臣忝侍從之末得遇榮觀不勝幸甚上曰八音甚諧光凝曰此聖德所致可謂治世之音安以樂至如陛下收復青唐趙懷德歸順近古州二千餘里盡内附今正功成作樂之時上曰

盡出詒謀光凝曰神考厲精庶政今陛下收其成效若非陛下善繼善述何以致此九月乙未朔以九鼎成御大慶殿受賀始用新樂

大觀四年八月丁卯御製大晟樂記云在藝祖時常詔和峴在仁宗時常詔李照阮逸在神考時常詔范鎮劉几然老師俗儒末學昧陋不達其原曾不足以奉承萬一以迄于今朕仰繼先烈推而明之蓋古之作樂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制作各不同故文王作周大勲未集

則虞業之聲不可行于武成之後武王嗣武卒其功伐則大武之聲不可施于太平君子持盈守成之日周雖舊邦樂名三易朕承累聖之謨述而作之有在乎是然奮乎百世之下以追千古之緒遺風餘烈莫有存者夙夜以思賴天之靈祖宗之休李良之弟子出于卒伍之賤獻黄帝后夔正聲中聲之法宋成公之英莖出于受命之邦得其制作範模之度協于朕志于是斥先儒累黍之惑近取諸身以指為寸以寸生尺以尺定律而樂

出焉爰命有司庀徒鳩工一年制器三年樂成而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器備以崇寧四年八月庚寅按奏于崇政殿庭八音克諧不相奪倫越九月朔百僚朝大慶殿稱慶樂九成羽物為之應有鶴十隻飛鳴其上乃賜名曰大晟置府建官以司掌之明年冬備三獻九奏奉祠鼎鼐復有雙鶴來儀自後樂作則鶴至形影之相台于以薦壇廟和萬邦與天下共之乃按習于宮掖教之國子用之太學辟雝頒之三京四輔以及藩府焉及親

筆手詔布告中外以成先帝之志不其美歟孟子曰今樂猶古樂葢感人以聲則無古今之異四夷之樂先王所不廢也雖樂不同而聲豈有二古今參用永為一代之制繼周勺之後革百王之陋以遺萬世貽厥子孫永保用享大觀庚寅八月一日宣和殿記

政和三年五月御筆手詔樂廢乆矣歷世之君千有餘歲莫之能述以迄于今去古尤遠循沿五季之舊非治世之音祖宗肇造之始每未遑暇百年後興葢在今日

崇寧之初納漢津之説成大晟之樂薦之郊廟而未施行于燕饗夫今樂猶古樂也知樂者知其情而已循聲以知音循音以知樂循樂以知政所通在政所同在音而無古今之異比詔有司以大晟樂播之教坊按試于庭五聲既具八音始全無怨滯焦急之聲有純厚皦繹之美朕奉承聖謨立政造事昭功繼志一紀于兹乃者玄圭告成今則雅樂大備功成而作于是始信荷天之休宗廟遂謀追三代之盛成一代之制以遺萬世嘉與

天下共之可以所進樂並頒行天下舊樂悉行禁止仍令尚書省措置立法行下故兹詔示想宜知悉牒奉敕依已得指揮并大晟府既頒降候頒行日禁止舊樂

六年閏正月戊申大晟府奏神宗皇帝嘗命儒臣肇造玉磬藏之樂府乞令畧加磨礱俾與律合并造金鐘專用于明堂以薦在天之神從之

歷象

太宗詔新歷載六十甲子　至道二年十一月司天冬

官正楊文鑑請于新歷六十甲子外更增六十年事下有司判司天監苗守信等議以為無所稽據不可行用帝曰支干相承雖止六十儻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使期頤之人得見所生之歲不亦善乎因詔新歷以百二十甲子為限自此始

仁宗朝司天論月蝕分刻　皇祐五年知制誥王洙言

案宋史歷志不載是年月食事及王洙奏議此可補其闕

據司天監李用晦等狀十一月望月蝕十分七歷並同復圓在晝不辨刻惟驗起

虧時刻內宣明筭在丑正二刻儀天丑正三刻應天乾元寅初一刻後大衍景福寅初二刻而其夜食寅初四刻惟大衍景福稍近然景福筭景祐三年四月朔日食二分强而崇天乾元宣明不食後果不食大衍歷筭唐開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日食八分半十三年十二月庚戌朔日食十五分之十三至日皆不食所以一行大衍歷議云假令理歷者因開元二食曲變交限以就之則所協甚少而所失甚多用晦等亦不敢指定大衍景

福為密緣歷筭日交月食諸歷互有疎密不可常准的
蓋月日豈不少有盈虧亦變常不定歷象必無全密所
謂天道遠而人道邇古來撰歷名賢如太史公洛下閎
劉歆張衡杜預劉綽李淳風僧一行等尚不能窮究況
用晦等淺學止依古法推步難為指定日月所食疎密
又據編修唐書官劉羲叟狀據歷官等稱參校諸歷互
有疎密及稱止依古法推步不敢指定歷准的參定者
古聖人歷象之意止于敬授人時雖則豫考定交會不

必脗合辰刻故有修德救食之理天道神變理非可盡
設謂必可盡耶則先儒不容自為踈闊又大衍等七歷
所差不多法數大同而小異亦是遞相因藉乗除積累
漸失毫釐且辰刻更籌惟據漏刻或微有遲速未必獨
是歷差按隋歷志日月食既有起訖早晚亦或常變進
退于正見前後十三刻半内候之令止差三刻或是天
道變常未為乖謬又一行于開元中治歷以大衍及李
淳風麟德劉綽皇極三歷校日食三十七事大衍課第

一所中纔二十二䴏德得五皇極得十以一行聦明博達時謂聖人宜考古今尚未能盡如淳風輩益以疎遠況聖朝崇天歴法須用踰三十年誕布海内熟民耳目方將施之無窮兼所差無幾不可偶縁天變議改移詰其本原葢亦出于大衍其景福歴行于唐季非治世之法不可循用詔仍用崇天歴法

英宗治平元年三月賜新歴名曰明天命翰林學士承旨王珪序之初上即位司天監奏崇天歴五星之行及

諸氣節有差詔判司天監周琮等七人同造新歷案宋史英宗即位命判司天監周琮及司天冬官正王炳丞王棟主簿周應祥周安世馬傑靈臺郎楊得言作新歷此書止載琮等七人而官職姓名俱未及詳歷成而中官舒易簡監生石道李遘各獻其所造歷詔翰林學士范鎮諸王府侍講孫思恭國子監直講劉攽詳定周琮等所造最密乃用其歷遷琮等各兩官賜物有差然琮等歷後亦不可用而琮等皆奪所得官案宋史熙寧三年七月以琮等推驗月食不效乃詔復用崇天歷奪琮等所遷官與此可互證

天文官李自正上星變圖且言月與太白俱犯昴當有邊兵大起上謂輔臣曰陰陽占候之說或中或否紂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興盛衰之理何其異也由是言之王者當祇畏天道要在人事應之如何爾

欽定四庫全書

宋朝事實卷十五

宋 李攸 撰

籍田

明道元年十二月上謂宰臣曰朕覩古之興王皆重農桑以為厚生之本朕欲躬耕耤田庶驅天下游食之民盡歸南畝宰臣賀曰陛下親發德音躬耕以勸天下之民皆致治之大本臣等備位宰輔不勝慶幸乃下詔曰

庶政之本蓋先于農五禮之經莫重于祭所以敦化阜
俗昭孝息民致理之源率由兹道朕祗若靈命臨撫萬
方守積累之洪基荷清寧之大德然賴母儀訓助衡宰
輔成曁中外之庶官皆夙夜而勤職是致九圍靜謐百
姓康熙内惟涼薄之姿敢怠寅威之戒圜丘告類雖屢
展于國容千畒躬耕尚闕修于古制念太宗在御之日
行東郊執耒之儀憲度具存典章咸備今欲述先烈循
祖考前規申命攸司因時蕆事恭惟皇太后恢宣聖範

保佑沖人于茲十年克成丕業亦未嘗親詣太室祇薦

嘉羞伸昭事之誠答眷懷之祉復以歲時大順宮寢肇

新元歷載更休祥沓應顧茲縟禮可舉而行朕則躬稼

穡之艱難勤身而率下皇太后則謝祖宗之貺祐精意

以告虔信有合于經彝庶永光于簡冊爰伸誕告用示

先期朕以來年二月內擇日行耤田之禮兼皇太后自

垂簾聽政以來未曾恭謝宗廟朕已稟奉慈旨于耤田

前請皇太后恭謝宗廟其來年冬至更不行南郊之禮

所有合行諸般恩賞竝特就耤田恭謝宗廟禮畢一依南郊例施行二年二月乙巳皇太后赴太廟親享七室禮成還宮案宋史皇太后服袞衣儀天冠饗太廟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此書所載稍畧上御天安殿發冊上太后尊號曰應天齊聖顯功崇德仁慈保壽皇太后禮畢是日上宿天安殿百官宿齋于朝堂丙午宿齋于東郊日旁有黄雲如龍鳳丁未祀神農氏于壇乃就耕位執耜行耤田之禮禮儀使張士遜奏三推而止上曰朕將耕終千畝以勸天下之力農士遜固

請乃耕十二步而止（案宋史禮志及本紀皆不載仁宗耕十二步事此可補其闕）御親耕壇公卿以下執耒耤田令奉種稑之種司農卿受而灑之率屬以終其事還御正陽門下制曰朕欽承皇統遵奉母儀底定萬邦勤勞一紀陽郊嚴配旣屢展于孝思儲駕躬耕尚未遵于祖則是用稽開元之遺事述端拱之舊章毖祀農壇親臨帝耤復慈闈之憲古款清廟以謝成圭瓚告虔翬珩從獻樂崇九奏禮備三犧嘉柬夏之駿奔感神靈之降格威儀卒獲福祿來同可大

赦天下云云宣制畢百官稱賀上御天安殿攝太尉呂
夷簡等上尊號曰睿聖文武體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

財用

仁宗寶元二年陜西用兵輔臣議節浮費有議減百官
及軍班等俸賜者上曰朕所欲去者乘輿服御至于宫
掖奢侈奇巧無名之費不急之用爾國家當擇人以任
職至于俸賜自有定制何用紛紛裁減以駭中外乎可
下詔申諭之六月壬戌詔曰朕猥奉鴻業深惟永圖恭

已愛人勵精求治欲素樸形于天下風化始于朝廷專命近臣議去浮費爰自乘輿之所御以至宮掖之所須盡屏紛華一敦簡儉若夫設官置吏分總事聯經武制軍參處營衛惟其廪稍之給具載等差之常務從定規無或過議其文武百官及軍班等俸賜宜令詳定所不得輒行裁減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嘉祐四年正月丁亥詔三司以天下廣惠倉隸司農逐州選幕職曹官各一人專監每歲十月別差官檢視老

弱病疾不能自給之人籍定姓名自次月一日給米一升幼者半升每三日一給至明年二月止有餘積量諸縣大小而均給之六月詔諸路轉運司鄰路鄰州災傷而輒閉糴者以違制坐之初諫官吳及言春秋之時諸侯相傾竊地專封固不以天下生靈為憂然猶同盟之國有救患分災之義也凡外災則不書莊公十一年書宋大水昭公十八年書宋衛陳鄭災然則皆外災也所以書者是亦承告之辭而患難相恤之謂也又莊公二

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魯記之又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曰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職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僖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云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諸侯無書獲之例而經書曰獲晉侯賤絶之也戰國之世王道不絶如綫一有閉糴而春秋誅之陛下恩施動植視人如傷然州郡之間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一路饑則鄰路為之閉糴一郡饑則鄰郡為之閉糴矣

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戚而班布主恩坐視流離又甚于春秋之時豈聖朝所以子育兆民之意哉故下是詔

英宗嘉祐八年十二月庚寅詔京師老疾孤窮丐者雖有東西福田院給錢米者才二十四人可即寶勝壽聖禪院置南北福田院并東西各蓋屋五十間所養各以三百人為額歲出内藏錢五千貫給之

始益州豪民十餘萬户連保作交子每年與官中出夏

秋倉盤量人夫及出修縻棗堰丁夫物料諸豪以時聚首同用一色紙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鋪戶押字各自隱密題號朱墨間錯以為私記書填貫不限多少收入人戶見錢便給交子無遠近行用動及萬百貫街市交易如將交子要取見錢每貫割落三十文為利每歲絲蠶米麥將熟又印交子一兩番捷如鑄錢收買蓄積廣置邸店屋宇園田寶貨亦有詐偽者興行詞訟不少或人戶衆來要錢聚頭取索印闗閉門戶不出以至聚衆

爭鬧官為差官攔約每一貫多只得七八百侵欺貧民知府事諫議大夫寇瑊奏臣到任誘勸交子户王昌懿等令収閉交子鋪封印卓更不書放直至今年春方始支還人上錢了當其餘外縣有交子户竝皆訴納將印卓毁棄訖乞下益州今後民間更不得似日前置交子鋪奉聖旨令轉運司張若谷知益州薛田同共定奪奏稱川界用鐵錢小錢每十貫重六十五斤折大錢一貫重十二斤街市買賣至三五貫文即難以擕持自來交

子之法久為民便今街市並無交子行用合是交子之法歸于官中臣等相度欲于益州就係官廨宇保差京朝官别置一務選差專副曹司揀掐子逐日侵早入務委本州同判專一提轄其交子一依自來百姓出給者闊狹大小仍使本州銅印印記若民間偽造許人陳告支小錢五百貫犯人決訖配銅錢界奉敕令梓路提刑王繼明與薛田張若谷同定奪聞奏稱自住交子後來市肆經營買賣寥索今若廢私交子官中置造甚為穩

便仍乞鑄益州交子務銅印一面降下益州付本務行使仍使益州觀察使印記仍起置簿歷逐道交子上書出錢數自一貫至十貫文合用印過上簿封押逐旋納監官處收掌候有人户將到見錢不拘大小鐵錢依例準折交納置庫收鎖據合同字號給付人户取便行使每小鐵錢一貫文依例尅下三十文入官其回納交子逐旋毀抹合同簿歷天聖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本府至二年二月二十日起首書旋一週年共書放第二

界三百八十八萬四千六百貫景祐三年置監官二員
輪宿皇祐三年二月三日三司使田况奏自天聖元年
薛田擘劃興置益州交子至今累有臣僚講求利害乞
行廢罷然以行用既久卒難改更兼自秦州兩次借卻
交子六十萬貫並無見錢樁管只是虛行刷印發往秦
州入中糧草今來散在民間轉用艱阻已是壞卻元法
為弊至深轉運司雖収積餘錢撥還更五七年未得了
當卻勒第十三界書造交子兌換行用憑虛無信一至

于此乞今後更不許秦州借支奉聖旨依奏熙寧元年轉運司奏逐界交子十分内紐定六分書造一貫文四分書造五百文重輕相權易為流轉奉聖旨依行

蘇轍元祐會計録序曰臣聞漢祖入關蕭何収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强弱之實漢祖頼之以并天下丙吉為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攷按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逡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

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于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攷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為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綱羅一時出納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覩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

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内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
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
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于
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款附琛貢相屬
于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内庫以蓄金幣為征討之備太
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繼之懷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
安樂日登庶富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
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于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

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崇禧景靈之宫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為言大臣力爭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内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遂不復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物宫邸官吏冗積員溢于位財之不贍為日久矣英

宗嗣位慨然有捄弊之意羣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為强兵富國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為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為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于三司于是經入竭于上民力屈于下繼以南征交阯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内帑别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為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

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于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于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于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為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没之後七國作難幾于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

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内叛敵兵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為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强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卧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為别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饋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

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内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覽觀焉

蘇轍民賦序曰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焉自祖宗以來論事者嘗以為言而為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為之愈詳而民愈擾事之愈力而功愈難其故何哉古者隱兵于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廪給之費征伐之際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嘆息而言也然而熈寧

之初為保甲之令民始嫁毋贅子斷壞支體以求免丁及其既成子弟挾縣官之勢以邀其父兄擅弓矢之技以暴其鄉鄰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也其後元豐之中為保馬之法使民計產養馬畜馬者衆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于江淮小不中度輒斥不用郡縣歲時閲視可否權在醫駔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于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為之息貸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詩

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蓋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數亦未必有常息也至于熙寧青苗之法凡主客户得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為姦請納之勞民費自倍凢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于上布帛米粟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卒在門民號無告二十年之間民無貧富家產盡耗此所謂不可復者二

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于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于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為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

知貧者急于售田則田少而稅多富者利于避役則田多而稅少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記景德田況之記皇祐皆以均稅為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畝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抉私隱崇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絶均虛數虐編户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為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故臣愚以謂為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

民盡力耕田賦輸以養兵終身無復征戍之勞而朝廷招募勇力强狡之民教之戰陣以衛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倍稱之息而子本之債官不為理償進之日布縷菽粟雞豚狗彘百物皆售州縣晏然處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于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靜不擾民樂其業賦以時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欺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諸道

客戶州縣覲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為客雖得戶八十萬

餘歲得錢數百萬緡而百姓困敝實召天寶之亂均稅

之害何以異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為

先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試

而屢敗足以為後世好名者之戒矣惟嘉祐以前百役

在民衙前大者主倉庫躬饋運小者治燕饗職迎送破

家之禍易于反掌至于州縣役人皆貪官暴吏之所誅

求仰以為生者先帝深究其病鬻坊場以募衙前均役

錢以雇諸役使民得闔門治生而吏不敢苛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取寬剩之積而民始困躓不堪其生矣今二聖鑒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實既盡去保甲青苗均稅至于役法舉差雇之中惟便民者取之郡縣奉承雖未即能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于民賦之篇備論其得失俾後有攷焉

宋朝事實卷十五

宋朝事實卷十六

宋 李攸 撰

兵刑

自唐天寶後歷肅代藩鎮不復制以及五代之亂太祖即位罷藩鎮權擇文臣使治州郡至今百餘年生民受賜每一詔下雖擁重兵臨大衆莫不即時聽命

建隆二年太祖謂宰臣曰五代以來諸侯跋扈有枉法

殺人朝廷置而不問刑部之職幾廢且人命之至重姑息藩鎮當若是耶令諸州決大辟訖錄案聞奏委刑部覆視之奏案自此始

太祖嘗讀虞書嘆曰堯舜時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網之密耶蓋有意于措刑也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

五代時鼎澧辰沅邵陽五州之境紫江少虞事實類苑作武陵辰澧邵陽為五州宋史作辰錦溪巫叙為五州與此互異各有蠻猺保聚依山阻江殆十

餘萬馬希範周行逢時數出寇邊以至圍迫辰沅二州案宋史作辰永二州殺掠民畜歲歲不寧太祖既下荆湖思得通蠻情習險阸智勇可任者以鎮撫之有辰州猺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周行逢時屢以戰鬬立功蠻黨畏伏太祖召至闕下察知可用以一路之事付之再雄起蠻酋除為辰州刺史官其一子為殿直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盡與一州租賦再雄感激異恩誓死報効至州日訓練土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

整捷如猿猱又遣親校二十八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再召至闕面加奬諭再雄伏地流涕嗚咽不勝感恩改辰州團練使又以其門客王乃成宋史作王允成為本州推官再雄盡瘁邊圉故終太祖世無蠻貊之患五州延袤數千里不增一兵不費帑庾而邊境妥安由神機駕用一再雄而已

淳化三年太宗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在乎寬猛得中寬

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所措手足有天下者可不慎之哉呂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如烹小鮮夫魚擾之則亂近日内外皆來上封求更制度者甚衆望陛下漸行清淨之化上曰朕不欲塞人言路至若愚夫之言賢者擇之亦古典也趙昌言曰今朝廷無事邊境謐寧正當力行好事之時上喜曰朕終日與卿等論此事何愁天下不治苟天下親民之官皆如此留心則刑清訟息矣

上嘗御便坐録京城繫囚至日旰近臣或以勞苦過甚

為言上曰不然倘惠及無辜使獄訟平允不致枉撓朕意深以為適何勞之有因謂宰相曰國家設官分職本為治人如受任外官悉能盡公決斷焉有不治之事古人宰一邑治一郡致飛蝗避境虎渡鳳集臣下為政尚能致兹感應若帝王用意惠民申理寃滯豈不感召和氣朕孜孜求治令得天下安泰亦其效也宋琪曰天下治亂繫在一人陛下臨御十年勤勞致治陰陽和順寰海寧謐每日前殿所談止在刑政退朝惟觀古史究歷

代興亡善惡之事以法古成憲上資神聖中外幸甚案宋史刑法志太宗親録繫囚至日旰近臣或諫勞苦過甚帝曰儻惠及無告使獄訟平允朕深以為適因謂宰相云云與此條大畧相同繫于雍熙二年十月

靈州河外寨主李瓊以城降賊有司將坐其家屬上曰窮邊孤壘又無援兵縁坐之法朕不忍行也案下文書二年則此上自必繫年為傳寫者脫去

二年契丹入邊邊將言文安大成二縣監軍棄城遁走請以軍法論上遣中使誅之既行謂之曰此奏尚有疑得無所部召之耶當詳而後決使至訊

之果乾寧軍令部送民入城非擅離所部遽釋之上之明察如此

上謂侍臣曰法律之書甚資政理人臣若不知法舉動是過苟能讀之益人知識比來法寺新案多不識治體侍臣曰令天下所上案牘獄情已定法官止閱案定刑事之虛實不可改也當在精擇知州通判庶知清獄訟若州縣得良吏一二其下必無寃人上然之

上聞汴水輦運卒有私貨市者謂侍臣曰幸門如鼠穴

何可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篙工楫師苟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冀官物之入無至損折可矣呂蒙正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僞在君子豈不知之若以大度兼容則萬事兼得曹參不擾獄市者以其兼受善惡窮之則奸慝無所容故慎勿擾也聖言所發正合黄老之道

上親錄京師繫囚謂近臣曰為君勤政即得感召和氣如後唐莊宗不恤國事惟務畋遊動經旬浹月每出大

傷苗稼及還蠲其租稅此甚不君也張弘曰莊宗兼惑于音律縱酒伶官典郡者數人上曰大凡君人以節儉為本仁恕為念朕在南衙時亦嘗留意音律今來非朝會未嘗張樂每旦下藥多以鹽湯代酒鷹犬之娛素所不好且多殺飛走真詰所不許朕嘗以此為戒

李繼隆討夏寇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使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為檄言陰陽人狀陳八月不利出師當更取十月轉

運司遂散芻粟既而復爲檄云得保塞胡偵候狀言賊且入塞當以時進運芻粟即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興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令乘驛取轉運使盧之翰竇玭及某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不退上既食久之使人偵視廷中有何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上

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期為樞密副使朕所以擢
用爾者為賢爾乃不才如是耶爾尚留此安俟對曰陛
下不知臣無能使待罪二府臣當竭愚慮不避死亡補
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陛下據其
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彼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鞫驗
事狀明白乃爾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
之常分臣未獲死故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呂端等端等
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為行軍副使

既而敵欲入塞事皆虛繼隆坐落招討知秦州若水由

是知名天下

真宗即位首下詔求言上謂近臣曰朕樂聞朝廷闕失

以警朕心然臣僚章奏多是自陳政績過行鞭扑以取

幹辦之名國家政事自有大體使其不嚴而理不肅而

成斯為善矣豈可慘虐刻薄邀為己功使之臨民徒傷

和氣此輩真酷吏也

石熙政知寧州上言祚清遠軍失守蓋朝廷素不留意

因請兵三五萬真宗曰西邊事吾未嘗忘之熙政遠不知耳周瑩曰清遠失守將相不才也熙政敢如此不遜必罪之真宗曰羣臣敢言者亦甚難得其言可用則用之不可用置之若必加罪後復誰敢有言者因賜詔書襃嘉焉

仁宗天聖七年十月詔諸軍班典責官所給軍號法物以違制論自餘以不應為從重科之先是樞密院言御馬直于榮鬻自製紫衫而開封府以軍號法物定罪請

下法官議而審刑院言捧日天武拱聖驍騎寧朔龍猛神勇飛猛宣武虎翼衛聖服緋紬衫渤海神衛捧節牀子弩雄武飛山服紫紬衫吐渾員寮直龍衛雲騎武騎龍衛帶甲剩員紫絁衫又皆有緋小綾皁畫帶甲背子一以上為軍號殿前諸班直馬軍諸班殿前左右班内殿直散員散指揮金鎗東西班鈞容直皆服錦襖背子給塗金銀束帶銀鞍勒謂之儀注御龍直服錦襖背子皁羅真珠頭巾塗金銀帶以上為法物犯者亦以軍號

論令于棨醫自製紫衫難從軍號法物定罪也故降是
詔
平廣西蠻賊歐希範　歐希範環州思恩縣人嘗舉進
士試景祐五年應募從官軍擊安化州叛蠻既而詣登
聞求録用（案宋史作擊登聞鼓求録用）下宜州而知州馮伸已言其
妄要賞朝廷遂編管全州未幾輒逋歸其族百餘人謀
為亂殺馮伸已而曰若得廣西一方當建為大唐國因
問術士石太清太清曰君貴不過封侯也乃殺牛建壇

場祭天神推白崖山酋蒙趕為帝叔歐正辭為奉天開基建國桂王慶歷四年正月十三日遂領衆二千餘人破環州刼州印以環州為武成軍又破鎮寧州及普義寨宜州捉賊李德用出韓婆嶺擊卻之獲偽將崖盈譚護二人希範遂入保茘波洞閒出拒官軍明年轉運使杜杞大領兵至環州使攝官歐曋進士曽子華宜州押司官吳香誘其黨六百餘人始與之盟置蔓陀花酒中既昏醉稍呼起問勞至則皆推于後廡下盡擒殺之後

三日得希範等十數人剖其腹繪五臟圖仍醢之以賜諸溪洞殿中侍御史梅摯等言廣州轉運使杜杞誘降人歐希範等六百餘人悉于會上殺之失朝廷所以推信遠人之意宜劾罪以聞上為賜書申戒之廣西捉殺歐希範兵官禮賓使陳拱等四十三人並行賞有差

慶歷三年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叛兵燒光化軍逐守吏吏不能捕天子患之問宰相誰可任者宰相言度支判官尚書虞部員外郎杜杞名家子好學通知古今宜

可用乃以杞為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賊平叛兵誅死明年廣西歐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襲破環州隖鎮寧帶溪普義有衆數千以攻桂管宰相又言前時杜杞守横州言蠻事可聽宜知蠻利害天子驛召杞見便殿所對合意即除杞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等使杞至宜州得州人吳香及獄囚歐世宏脫其械使入賊洞說其酋豪杞乘其怠急擊之破其五洞斬首數百級復取環州因盡焚其山林積聚希範

窮廹走荔波洞蒙趕率偽將相數十人以其衆降杞與將佐謀曰夫蠻習險恃阻如捕猩猱而吾兵以苦暑難久是進退遲速皆不可爲故常務捐厚利以招之蓋威不足以制又恩不能以懷此其所以數叛也今吾兵雖幸勝然蠻特敗而來爾豈真降者耶啖之以利後必復動乃慨然歎曰蠻知利而不知威久矣吾將先威而後信庶幾信可立也乃擊牛爲酒大會環州戮之坐中者六百餘人而釋其尫病脅從與其非因敗而降者百餘

人後三日兵破茘波擒希範至并戮而醢之以賜諸溪洞于是叛蠻無噍類而杞威震南海言事者論杞殺降為國失信于蠻貊天子置之不問詔書諭杞賜以金帛杞即上書引咎

仁宗平保州雲翼叛軍　慶歷四年八月壬寅降勅榜招安保州叛軍又詔保州兵亂本路見領兵甲捉殺慮恐北界緣邊人户驚疑可令知雄州王德基牒報之蔡襄言保州兵士閉城為亂殺黨中懦兵十餘人指為首

惡以要朝廷招安臣與臣修臣甫已有論列欲令知定州王杲引兵隨招榜入城盡行誅戮不聞施行竊以天下内外之兵百有餘萬茍無誅殺決行之令必開驕慢叛亂之源今州兵殺官吏閉城門從而招之使傳于四方明朝廷有畏衆不殺之意官司有觸事畏忌之勢則姦何憚而不為議者若謂今日北戎妄生釁端不可便于極邊之地張皇其事為敵人所窺是不知制兵之權而昧威戎之畧也夫以中國為夷狄所輕者本由朝廷

威令不行今以勁兵入城誅一二千叛卒以絶天下禍亂之萌而敵人咫尺必將竦動安慮其見窺乎况事機不可失惟陛下特發睿斷而行之丙辰田况言保州縁邊人户多煽言軍賊作亂將引契丹軍馬入界以臣所料必有姦人因欲揺動邊民乞下沿邊安撫使密令緝捕法外施行從之又言保州累有人縋城不得其造逆不肯開城門軍士雲翼左第九指揮一十一人招收第三指揮一十一人第四指揮一十人姓名已令用牀子

弩射箭射入城中告示韋貴若能設畫擒戮得叛人則當優遷官資如軍中人能自相殺併一人以上並與軍員高排三兩人則不次擢之丁巳命内侍武繼隆齎敕赴保州招安令田況李昭亮劉渙楊懐敏相度如已開門即更不以赦敕示之初河北自五代以來保州廣信安肅别領兵萬人為三部號都巡檢司亦曰策先鋒以知州軍為使置副使二人使鄰道相為援太祖嘗用此兵有功因詔每出巡别給錢糧以優之其後州將不

出巡惟巡檢司所領得給為不均通判秘書丞石待舉乃建議于都轉運使張昷之請領所部兵更其出入季一出巡出則别給錢糧餘悉罷之至是巡檢司雲翼等軍悉揚言為亂知州如京使興州刺史劉繼宗不自安乃悉令納所置教閲器仗會都監韋貴與待舉射弓賭酒而于衆辱之貴憑酒慢詈曰徒能以減削軍糧為已功因激其衆八月五日給軍衣衆遂刼持兵入衙門待舉挈家上城出東門入無敵營會繼宗挈家至與待舉

列敵兵守闕城率神衛招收兵卻入東門以拒亂既而轉鬬不敵繼宗待舉復上城避之遂下城繼宗墮城死待舉藏鹿角中為亂卒所害衆怒待舉甚揭其首于是又疑走馬承受公事劉崇古言與待舉同議亦害之始迫沿邊巡檢都監王守一不從而死乃擁韋貴據城以叛賊平既降昷之等又降知定州案前有知定州王果此當云降知定州之文傳寫脫去王果而張昷之為河北都轉運使保州界河巡檢兵士常以中

貴人領之與使州抗衡多齟齬不相平州常下之其士
卒驕悍糧賜優厚雖不出巡徼常廩口食通判石待舉
以為虛費申轉運司罷之士卒怨怒遂作亂殺知州通
判等懸其首于木上每旦射之箭不能容則拔去更射
推都監為主不從則以槍刺之洞心刃出于背又脅監
押韋貴貴曰若必能用吾言乃可衆許之遂立貴為主
貴稍以言諭之令勿動倉庫及妄殺人且說之以歸順
朝廷衆頗聽之會朝廷遣知制誥田況齎詔諭之況遣

人于城下遥與賊語出詔示之賊終狐疑不聽稍近城則射之不能得其要領有殿直者徑踰壕詣城下謂賊曰我班行也汝下索我就汝語賊乃下索即授之登城謂賊曰我班行也豈不自愛苟非誠信肯至此乎朝廷知汝非樂為亂由官吏遇汝不以理使汝至此令赦汝罪又以祿秩賞汝使兩制大臣奉詔書來諭汝尚疑之豈有詔書而不信耶兩制大臣而為妄誕耶詞氣雄辯賊皆相顧動色曰果如此更使一二人登城即復下索

召其所知數人登城于是信之爭投兵下城降即日開門大軍入收一指揮坑之餘皆勿問加閤門祗候案此即指殿直者佚其姓名

保州城未下時有中貴人張懷敏與張昷之不協在軍中密奏賊云得張昷之首我即降願賜昷之首以示賊宜可得上從之遣中使奉劒往即軍中斬昷之首以示賊是時叅知政事富弼宣撫河北遇之即遣中使復還且奏曰賊初無此言是必怨讎者為之若以一卒之故

斷都轉運使頭此後政令何由得行上乃解曌之落職知虢州案宋史不載富弼諫止斬張曌之事此可補其闕

平貝州妖賊王則　慶曆七年十二月河北安撫使知北京賈昌朝奏十一月二十八日貝州宣毅軍大將王則據城叛則本涿州人以饑饉流亡至貝州始去涿時母與之别刺福字于其背以為記恩冀之俗多尚妖術案貝州以平王則改為恩州此云恩冀已從改後之名後因習妖法謀為亂遂言背有福字自然隱起以惑衆衆頗信事之而州吏張巒

卜吉為之主謀會冬至知州張得一與官屬俱謁聖祖于天慶觀則率其徒刼庫兵得一保驍捷營賊焚營門執得一因之兵馬監押内殿承制田斌以從卒巷鬭不勝而出城門閉提㸃刑獄田京任黄裳持印棄其家屬縋城出保南城賊從通判董元亨取軍資庫鑰不得殺之遂縱獄囚囚有憾司理王獎者遂殺獎既而節度判官李浩清河令齊開主簿王湙皆被害則僭號東平王以張巒為宰相卜吉為樞密使建國曰安陽榜所居門

曰中京居室廏庫皆立號改元曰得聖以十二月為正月置破趙得聖等軍百姓年十二以上並刺為軍所用旗幟號令率以佛為稱城上置四總管各主一方又列其徒為知州然縋城下者日衆于是令守者五人為保一人縋則四人悉斬之貝州民汪文慶郭斌趙宗本汪順自城中為書射出約為内應夜以索引官軍數百人上城焚敵棚賊率衆拒文慶等與官軍復自城而下功雖不就上曰文慶等能嚮順可嘉也悉錄以官三班奉

職馬遂為北京指揮使則叛遂中夜叱咤晨起詣留守賈昌朝請擊賊自効昌朝因使持招降榜入城則盛服見之遂諭以禍福不荅時知州事張得一侍側遂目之不應乃起投杯于地扼則喉擊之流血左右無助者賊黨至斷其一臂殺之將死猶罵賊曰妖賊恨不斬汝萬段上聞歎息久之贈宮苑使封其妻為旌忠縣君仍賜冠帔官其五子及賊平得殺遂者驍捷卒石慶上使其子剖心而祭之則始與妖黨謀以八年正旦斷澶州浮

橋相應為亂會其黨潘方淨者以書謁留守賈昌朝昌朝執之故未及期而發所習妖書有五龍經滴淚經始則之叛也上以權知開封府明鎬為端明殿學士河北體量安撫使節制討賊既屢攻未克上憂賊熾亟召高陽關總管王信問貝州事且戒信曰凡軍營在闗城内與賊為亂者家屬悉羈管之餘非是作亂者常加曉諭勿使之憂疑也又曰城中軍民來投者毋得枉有殺戮以求功賞使諭河北安撫使賈昌朝與言亟示之以約

柬違者以軍法從事上又曰城下要害處既多設寨柵以防奔衝即陰晦雨雪賊乘夜突出以害吾主將不可無備軍中盛寒凡係官材植及河防物料權許就取為薪上之憂恤軍民如此一日得賈昌朝奏貝州事憂形于色悵然曰相公樞密曰上殿來無一人與國家了事者何益彥博早朝忼慨請行以破賊自任上大喜既而左右贊曰官家無憂貝加文則敗矣上益喜丁丑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本路體量安

撫使樞密直學士左諫議大夫明鎬副之戊寅詔文彦博以便宜從事仍以將作監主簿鞠真卿試將作監主簿成偉進士李景元掌機宜文字其明鎬所辟官吏並仍舊彦博行上燕餞賜賚榮盛傾一時乙酉降空名敕告宣敕劄子三百道下河北宣撫使以備賞功是時明鎬功垂成將士知上委任彦博隆重人百其勇待彦博之來以自効上亦曰彦博必生擒此賊矣至未踰月閏正月辛丑彦博等遣承受公事李繼和來告貝州平總

管王信生捕獲王則則自反至敗凡六十六日凱旋戊申以彦博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制曰膺重任者必勵許國之忠建奇功者必峻登賢之賞其有早毗大政夙負偉材自奮臨戎之行遂成盪寇之畧宜揚顯命以告治廷推忠佐理功臣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上輕騎都尉平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文彦博器業异倫智謀適用有彊明果斷之才而濟之以温裕有周通敏洽之識而輔之以端方自班近途寖

發賢蘊向以預政之地深念擇人之難采西南之治聲
陪左右之機論屬允徒搆孽孤壘偷生巢幕之勢雖危
拒轍之狂尚肆始定恢于勝策往即殄夫妖氛賞而緩
功庸何以勸宜升台席之貴更陟中臺之華兼書殿之
美資衍赮田之真賦褒功敭賞併示優崇於戲舍爵策
勳已奉謀于太室代天理化終濟治于王家其懋迺猷
用祇攸訓可特授金紫光禄大夫行尚書禮部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進封開國公

加食實封四百户仍賜推忠協謀佐理功臣上顧彦博曰卿朕之裴度也彦博歸功于明鎬讓位久之上屢詔不允詔以鎬為端明殿學士給事中遂除參知政事以王信為感信軍節度觀察留後自餘兵官各以功次遷京朝官及選人預軍期者六十人都虞候至士卒八千四百人第其功為五等第一等一百六十人轉五資第二等二百人轉四資第三等三百人轉三資第四等六百人轉二資第五等一千八百人轉一資王則檻送京

師乙丑剮則于都市誅西上閤門使知貝州張得一于
麗景門外得一太子太師耆之少子也視事八日而遇
亂匿營中為賊所得置其家屬于州廨之西廳日為具
飲食初賊取州二印猶語曰用訖卻見還後每見必呼
則曰大王先揖而後坐坐必東向又為則僭排儀衛以
故得不害既誅而兄弟悉降黜妻子論如律

閏正月初五日降曲赦其文曰門下朕纂承寶緒導發
化源思固本之在民每敦仁而修政仰遵先訓罔咈大

猷刑審厥中處之以明決信孚無外示之以懷柔惟寧
雖底于萬邦失所每矜于一物近以貝丘舊壤孽豎為
妖嘯聚郡城稽誅旬朔眷兹境土不無殘傷當興師之
剿除且有衆之蹂踐而又枕戈衽甲暴露于夙宵輓粟
飛芻疲勞于道路暨列盪平之效宜推優奬之恩念彼
封疆並均渥澤可曲赦河北諸州軍云云於戲天道助
順固逆亂之無萌君德好生惟寛仁之可尚恩威並及
善惡用分布告羣倫當體朕意

王則挾妖法為亂既敗州郡大索妖黨被繫者不可勝數仁宗聞之歎曰如此得無濫及良民乎命有司寛其禁諸傳習妖法非情涉不順者毋得過有追捕

明鎬討貝州久未下上深以為憂問于兩府參政文彥博請自往督戰八年正月丁丑以彥博為河北宣撫使節制諸將時樞密使夏竦惡明鎬凡鎬所奏請多從中沮之惟恐其成功彥博知其如此即受命乞以便宜從事不從中覆上許之閏月庚子朔克貝州擒王則以獻

初彦博至貝州與明鎬督諸將築距門以攻城旬餘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劉炳請穴地道以入彦博許之貝州城南臨御河秀等夜于岸下潛穿穴棄土于水晝匿穴中城下不之見也有帳前虞候楊遂請行許之既出穴登城殺守者垂絙以引城下之人悉登城中驚擾賊以火牛突登城者不能拒頗引卻楊遂力戰身被十餘創以槍刺牛牛卻走賊遂潰王則張巒卜吉與其黨突圍走至村舍官軍追圍之則猶戴花幞頭軍士爭趣之部

署王信恐其死無以辨以身覆其上遂生擒之巒吉皆死于兵不知所在彥博請斬賊于北京夏竦尚忌其功建言恐非眞乞令檻車送京師董秀劉炳皆除內殿崇班案王則之叛宋史附具始末于明鎬傳後而于文彥博傳僅云貝州王則反明鎬討之久不克彥博請行旬日賊潰檻則送京師又攷東都事畧李燾長編亦記之甚簡如董秀劉炳揚遂皆其時出死力以破賊者不一著其姓名惟此書所載詳備足補其闕

平廣南蠻賊儂智高　皇祐四年四月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陷邕州橫山寨五月破邕州又入橫州貴州龔州

藤州梧州康州端州昭州團廣州廣源州其先韋氏黄氏周氏儂氏為首領互相劫掠邕管經畧使徐申厚撫之黄氏遂納質而十三部二十九州之蠻皆定自交阯竊據而廣源等州多服役之州在邕管西南鬱江之源其地巖險峭深產黄金丹砂俗尚椎髻左衽善戰鬬輕死好亂初知儻猶州儂全福殺其弟知萬涯州存禄及其妻之弟知武勒州儂當道而併有其地交阯怒興兵擄全福及其子智聰以歸而其妻阿儂遂嫁商人而生

智高智高生十三年殺其父商人曰天下豈有二父耶因冒儂姓與其母奔雷火洞久之復出據儻猶州建國曰大歷國阿儂偽稱皇太后天資慘毒嗜小兒肉每食必殺小兒智高攻陷城邑皆其謀也交阯復伐儻猶州執智高釋其罪使知廣源州文火雷火頻婆四洞又以思浪州附之居四年智高内怨交阯攻安德州據之僭稱南天國改年景瑞原註一本云自稱其巢為天南大理國名其年為天瑞又曰啓歷皇祐元年寇邕州明年廣西轉運使蕭固遣邕州指揮

使亓贇往候之而贇擅發兵攻智高為其所執且問中國虛實贇頗為陳大畧說智高内屬由是遣贇還并奉表願歲貢方物許之遂齎金函書請獻金銀朱砂知邕州陳拱以其事上聞不報智高既不得請又與交阯為仇且擅山澤之利遂招納亡命數出慠衣易米給言本洞饑部落離散拱信其徼弱不設備乃與廣州進士黄瑋黄師宓及其黨儂建侯儂志忠等日夜謀入寇一夕焚其巢穴紿其衆曰平生積聚今為天火焚無以為生

計窮矣當拔邕州據廣州以自王否則死于兵刃之下四年四月率衆五千沿鬱江東下攻横山寨破之又破邕州自號仁惠皇帝改年啓歴赦境内黄師宓以下皆稱中國官名相繼破沿江九郡貴横龔潯藤梧封康端所至殺官吏焚府庫進圍廣州知英州蘇誠案宋史作蘇緘屯兵邊渡村扼其歸路番禺令蕭注募土丁具戰艦賊少懼會張忠自京師至不介馬戰于白田死之賊圍廣州凡五十三日案宋史作五十七日又再戰于皇渡村七月壬戌由

清遠濟江擁婦女作樂而去攻賀州不克殺蔣偕于太平場破昭州殺王正倫于館門驛復據邕州十二月壬申又敗陳曉于金城驛(案陳曉宋史作陳曙此書避英宗諱改曙為曉)自智高初叛上擢狄青宣徽南院使充京湖南北路宣撫使提舉廣南經制賊盜事降空名宣頭一百道付青以備賞功明年正月旦會兵于賓州責斬廣西兵馬鈐轄崇儀使陳曉及左班殿直衣用等三十二人于賓州初曉遇智高于金城驛令東頭供奉官王永吉將宜州勇敢兵

五百為先鋒輕而失利曉又素無威令既遇賊士卒猶聚博營中倉卒被甲以前曉既先受青節制令不得輕進恐青至成功故徼倖一戰以至覆軍為青所斬軍中股栗遂下令更十日進軍賊諜者既去詰旦遂行至歸仁鋪遇賊迎戰前鋒少卻左第一將孫節死之青親執旗幟麾左右蕃落騎馳出賊後大破之斬首二千二百傷創重者三千三百獲賊謀主黄師宓儂志忠等五十七人牛馬器用數萬得賊所擄士女三千餘人招復丁

壯七千三百以所得賊財四十萬均給戰士仍築京觀以志功露布曰臣青言臣出身行伍備位要樞屬嶺表之虞劉致聖情之宵旰董師而出承命不遑受鈇鉞之初皆親稟于睿算當矢石之際則全仗于天威石投卵以何虛竹迎刃而自解臣戊辰自連州整兵甲戌至潯州遇寇蕩平小蠢若躡無人度越重江始逢大敵戊寅儂賊領烏合之衆帥蟻附之徒親統全軍結為一陣輕兵搏我驕氣凌人臣堅壁不爭張翼而待候其鋭鋒稍

挫剛氣徵衰奮驍勇而斬將搴旗侮敗亡則追奔逐北自旦至暄殺獲無餘既梟兇獷之俘因遂舉甌城之降附民歸慈母氣廓遐陬元兇已縶于檻牢餘黨合戶諸市肆伏念濱潯之地脅從者皆是吾民僭偽之中緣坐者不無非罪今則重輕差罰首級書功續遣使臣别具敷奏謹先具露布馳驛以聞云云初廣南謡言農家種糴家收至是為青所破如謡言云是時朝廷以承平之久嶺外州縣類不為備官吏狃以為常故寇至如入無

人之境前後遣將又不得人以至暴踐一方幾一年云

二月班師詔加青檢校太尉河中尹召為樞密使賜城南第一區青始受命討賊即言于上曰官軍征蠻數敗走士氣不振請選馬步軍及虎翼五指揮嘗經禦邊者以往庶于必勝上悉選精鋭而遣之曰此皆吾勁兵累歷戰鬬可用也青果以此敗賊始上以青為宣撫使付以廣南討賊言者以青武人不可專任以事上以問大臣宰相龐籍對曰青起行伍若以文臣副之彼視青為

何者不如不遣乃詔嶺南一皆受青節制既行上謂侍臣曰青有威名賊當畏其來左右使令非青之親信不可雖飲食起卧亦宜防竊發乃特使以戒之及捷至上喜顧左右曰向非委青專制豈能成功如是之速也

二月十三日曲赦廣南門下朕膺穹昊之眷命奉祖宗之貽謀副億兆心垂三十稔何嘗不博稽教化之大勸視蒸黎之繁延登雋良採納嘉謨以補治具以迎休風肆惟宵旰罔或暇逸蠢兹蠻旅敢冒典刑驅馳犬羊越

去溪洞陰窺守禦之間寖生狡狂之謀傷夷我版民剽
盗我州域屬以夏秋屆候潦霧交蒸言涉險艱遂稽平
殄朕託居人上奄宅域中豈朝經之未孚將吏職之不
舉致是方國困于擾攘慮焉及斯嗟亦良甚爰申命于
將鉞俾總臨于師干鼓行而前俘馘殆盡今雖醜類正
罰既伏于天誅尚念編甿何辜久罹于寇虐宜推渙宥
之澤曲示憂勞之懐可曲赦廣南東西路云云於戲綏
寧封疆前翦滅凶殘下則頼兵戎之講律上則繫廟社之

垂靈粤予統臨益用祗率眷爾官吏參輸志誠招懷流亡勸勵種斂亟復饒富永臻治平布告羣倫庶體朕意主者施行

上以蠻賊彌年逋誅鄰境調發應副亦推恩宥二月十六日降江西湖南德音門下朕紹承基緒維御幅員丕循燕翼之謀慎固盈成之守内之則詢求文理外之則講練武經冀此蒸民臻于至治屬溪蠻之釁孽案新安文獻志作孽興承邊吏之失防踰越土疆繹騷生聚薄言問罪爰

命行師蒐爾狡兇尋抵擒殄然念江湖之列郡實鄰海嶠之遐陬封域犬牙道塗碁錯或護巡城堞或輸輓糗糧奔馳險艱暴露丁壯凡此調發豈無勞煩玆惟睠顧用嗟惻宜推宥典曲示矜懷云云於戲寇盜猖狂既仗翦平之畫生靈瘵敝必資生養之方咨爾庶官體予深意

儂智高入寇廣南東西官吏有棄城而逃者大理將議法上諭輔臣曰官吏不能城守可罪也然朕聞南方無

城郭戰具一旦有倉卒之變而責人以死朕不忍也若兵備可以固禦而棄者論如法其無城與兵力不能敵者當末減由是免死者甚衆

宋朝事實卷十六